大山深处邮政所

□文猛（重庆）

我看遍了全国所有邮政所，都一样的绿色，那是和山里庄稼一样的绿色，那也是大家关注的“庄稼地”。绿色邮包和绿色自行车走出的邮路也是绿色的，那是连通远方的路。

后山邮政所是老家重庆市万州区后山镇唯一的邮政所，它最早的名字叫邮电所。一幢独一无二的绿色小楼，矗立在后山场的中央，一幢三层小楼用“矗立”一词有点夸张，但在很长的时光格上，它就是后山场最高的楼房，它所在的位置也是乡场最高的地方。左边是理发店，在电吹风机还没有出现的时光中，那里用烧热的铁钳烫头发；右边是供销社，门口红油漆标语写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对面是铁匠铺和饭店。

从地段上讲，这里是乡场的中心；从乡亲们赶场的目的上讲，这里也是乡场的中心。到邮电所看看有没有亲人的来信，到铁匠铺给锄头、镰刀、犁头淬火，到供销社买油盐酱醋。如果还剩点钱，就到饭店吃上一顿，那是很长一段时间里乡场上唯一的饭店。

邮电所大门旁边，总有一块绿色的木板，上面挂满了一张张贴着名字的小字条。赶场的人在木板上找到自家的名字，走进绿色的大门，从邮递员手中取回远方的信件或汇款单。那是乡村看得最远的窗口，是一幢会说话的绿楼。

三哥参军之前，我家无人关注邮电所，家里在远方虽有亲戚，但还没有到写信的程度。三哥参军去了西藏，全家人开始认真看邮电所门前的木板，等待高原的消息。家里有人去赶场的日子，父母总会叫我们去邮电所看那块绿木板。事实上，赶场的日子不去取信，邮递员也会送到村里来的。可看着总比等着踏实！

老家的邮递员叫黄晓明，背着一个很大的绿色邮包，骑着一辆绿色的自行车。事实上，在很长的岁月里，黄晓明的自行车派不上用场，大山里没有通往各个村庄的公路。乡亲们有什么口信、物件要带给亲戚，就往黄晓明邮包里装，末了总忘不了抱歉地道一句“这次我又没有贴邮票”。

黄晓明是大家最信赖的邮差。自行车能够去的地方是邮路，自行车不能去的地方也是邮路。人能过去，信件就能过去。

邮电所除了取信件，还可以打电话拍电报。家里定好三哥结婚的大喜日子，母亲叫我去给三哥拍电报，喊他回家结婚。过了两个赶场的日子，没有等到三哥拍回电报，家里人着急了，让我住到场上亲戚家等电报，终于等来了三个字“我返回”。家里开始张罗三哥结婚的大事。三哥第二天就要拜堂，却迟迟没有见到大路上出现他的身影。酒席已经备好，客人陆续到来。爷爷只好让人捉了一只大红公鸡同三嫂拜堂成亲，这事在乡村成为很长时间的笑谈。

三哥终于回来了，大家问电报的事情，三哥说我不是在电报上说“我缓回”吗？

黄晓明提了酒专门到家里来，说邮电所拍电报的是刚来的，她译电报的时候粗心了。

再后来，四哥和我都考上大学，父母每逢赶场的日子都会去邮电所，那里成了他们牵挂的“庄稼地”。

师范毕业，我分回老家的丁阳初中教书，学校离乡场很远，在黎明河边一方叫丁阳坝的坝上。订阅报刊，给报刊投稿，给远方的爱情写信，邮电所便成了我血脉中最激动的地方。我经常在校门口张望，黄晓明成为我最想见到的人，他总会给我带来远方恋人的消息和报刊发表的喜讯。绿色的邮包，绿色的邮衣，绿色的自行车，成为我生活中最期待的色彩，也成就了我的爱情和作家梦。我们巴蜀大地有首著名的民歌《槐花几时开》，感觉我其实也是那个望槐花的人。后来出了一个明星也叫黄晓明，我喜欢看他的影视作品，但更喜欢那背着邮包的黄晓明。明星黄晓明把欢笑带给千家万户，邮递员黄晓明把期待带给千家万户。

去年我回老家后山场，专门请黄晓明到邮电所对面的饭馆喝酒，饭馆已经改名叫“后山大酒楼”，对面的铁匠铺早熄了火，变成了汽车修理店。黄晓明说他还有三年就要退休，准备退休后回老家办一个快递代办点，帮老乡在网上销售农副产品。

说到电视上的“黄晓明”，黄晓明大口大口地喝着酒，自豪地说，那个黄晓明演的戏多，但没有我走的路多、认的人多！他是电视上的明星，我是大山里的明星。

邮电所现在叫邮政所，从邮电所分出了邮政超市、电信所、邮政银行，不但管信件，还管电话、管钱、管超市，只是再没有电报的业务了，就像一株翠绿的大树上分出几根枝丫，都长得十分茂盛翠绿。随着手机、微信的出现，邮政所投递信件的业务也少了，快递包裹的业务大幅增加。过去寄回老家的包裹多如山，那是外面的好东西；今天寄出去的农产品多如山，那是山里的好东西。

邮政超市摆放着种类繁多的商品，也把老家的槐花蜂蜜、青脆李、猕猴桃、茶叶通过邮政快递的网络销往天南海北。过去乡亲们在街上赶场，今天乡亲们在超市赶场、在网络上赶场，大家通过超市和网络直播，展示着自己庄稼地上的收成。我们村的老支书在网络上展示他家的槐花蜂蜜和麻花，大家让他用普通话讲述，老支书偏偏用土语大声吆喝，没想到这竟引来很多的点赞。老支书自豪地说：“这才是赶场！我们这个场赶得远啊！”

邮政所依然是乡亲们关注的“庄稼地”和“赶场地”。

邮政超市的前面摆放着好几辆绿色的自行车，上面挂着绿色的邮包，那是乡亲当年最期待看到的邮政绿，它曾响起乡亲最期待听到的车铃声，它记录着山里邮政所的昨天。

邮政所在楼后面盖了几间大平房，平房前排起了长长的车队，他们把地里的瓜果、蜂蜜、茶叶、药材送来打包，再快递出去，这些曾经土得掉渣的农副产品成为网上的抢手商品，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商标“山后马槽”。

那块绿色的木板没有了，是一块很大的绿色显示屏，滚动播放着外面的商品广告和老家后山的广告。大家看着显示屏的明星黄晓明，自豪地说，我们也有后山的黄晓明。

邮政银行里面人很多，还摆放着很多菜油和大米，存钱的人都会收到礼品。大家拿着邮政银行卡，提着大包小包礼品，满脸都是笑容。那里，是山里收成最好的“庄稼地”。

人间帖（组诗）

□西北望（四川）

梦中纪：遇见

在庄稼地里穿行，在歪脖子树下躲荫
回到久别的乡下，就连一块最普通的石头
都仿佛离散多年的亲人。不断跃入眼帘的
事物，昭示着乡间最朴素的传承。说真的
我从不祈求祖宗们指点迷津，怕
洞悉了前世，误了今生修行

结满老茧的脚趾啊，为何总在梦中抽筋

往生帖

太阳和月亮
日夜轮值、咬合

万物皆为牺牲

大地慈悲，日以继夜
抟制眼花缭乱的新生。当然

作为最好的黏合剂
风的功劳不可磨灭

乌云在天空中缓缓移动

乌云在天空中缓缓移动
临摹一个怀揣重重心事的人

大道平坦，还是走出一路磕绊

如果可以，清风啊，请替他
捋一捋心中的悲伤和不平

一只在窗台上徘徊的麻雀

书桌上几粒饼干碎屑
令一只在窗台上
探头探脑的麻雀
欲罢不能。但
天生的胆怯和无助
困扰了它的行动

当我试图以假寐
释放善心，却从麻雀的眼神里
窥见了更加警惕的惶恐

麻雀在窗台上徘徊，冬阳
在桌面上不动声色地偏转
仿佛我无处安放的怜悯

大雾天返乡

村庄藏在山中
山藏进浓雾，但
水声藏不住，叮咚山泉
还像儿时一样心无城府

一条若隐若现的小路，模拟
老母亲瘦骨嶙峋的手臂
让久不归家的忐忑
有了一丝短暂的安宁

窗外

在高楼和高楼之间
一片正在拆迁的老旧小区里
打桩机、挖掘机和来来往往的
运渣车发出的吼声，一个
比一个欢实

在白天和夜晚的交接地带
夕阳被弥漫的粉尘呛得发晕
仿佛困在繁华都市中的钉子户

在高楼和高楼之间
热闹抱紧孤独，我抱紧寂寞

万州晚报
都市慢生活
凤山
星期五
2024年6月21日
□主编：郝　良
□编辑：杨蕙菱
□美编：罗烽烈
巴山夜雨
邮箱：3213456266@qq.com
07版

阅读副刊精品，请扫描二维码，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号。

人间烟火气　尽在南门口